



LAST MAN STANDING
独自生还

[美国]戴维·鲍尔达奇 著 李克勤 译
译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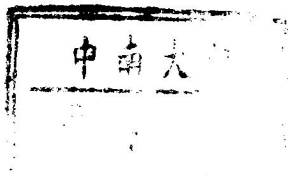


独自生还

[美国]戴维·鲍尔达奇 著 李克勤 译

LAST MAN
STANDING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自生还 / (美) 鲍尔达奇(Baldacci, D.)著;李克勤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Last Man Standing

ISBN 7-80657-601-0

I. 独... II. ①鲍...②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8375 号

Copyright © 2001 by Columbus Rose, Lt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aron Priest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Amer - Asia Books,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2-085 号

书 名 独自生还
作 者 [美国]戴维·鲍尔达奇
译 者 李克勤
责任编辑 田 智
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 200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375
插 页 4
字 数 342 千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601-0/I·443
定 价 (精装本)23.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李克勤

打开《独自生还》这部小说，出现在读者眼前的第一个事件就极具吸引力：联邦调查局的一支小分队出发去捣毁贩毒团伙巢穴。根据卧底特工密报，袭击目标是贩毒团伙的财务部门。如果能生擒这些财务人员，让他们出庭作证，就能将贩毒头目绳之以法。为此，联邦调查局专门派出了擅长将人活着带出来的突击队——人质营救队。

韦布·伦敦便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他是老队员，勇敢、顽强，数年前在里士满一次人质营救行动中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几乎拯救了全部人质，因此获得战友们的敬重。但是有一件事韦布始终不能原谅自己：有一个小男孩被杀。

此次行动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按部就班。只有中途遇到的一个小孩子有点奇怪，他对韦布说了句什么，韦布听后感觉身体有些不适。就在这时，冲锋开始了，韦布突然无法挪动自己的脚，只能眼睁睁看着战友冲向目标，然后被暗藏的机枪火力点打倒。韦布·伦敦成了全队唯一的生还者。

为什么他没有冲上去？为什么不早不晚就在机枪开火前他摔倒了？这些问题韦布无法回答。自然地，他受到怀疑。韦布决心查个水落石出，为死难战友报仇，证明自己的清白。同时，按调查局的规定，他还到指定的诊所接受心理治疗。

在韦布的追踪过程中，一个个人物被带到读者眼前：替他治病的心里医生克莱尔·丹尼尔斯和她的同事欧班伦，提供消息、使韦

布的小队踏进陷阱的卧底特工兰德尔·科夫，与韦布并肩战斗的战友保罗·罗马诺，还有他遇到的那个小男孩凯文·韦斯特布鲁克。小男孩失踪了，于是他的哥哥，贩毒头子弗朗西斯·韦斯特布鲁克出场，他发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到自己的小弟弟。还有牧场主比利和格温·坎菲尔德，他们的儿子死在里士满，就是令韦布内疚不已的那个遇害人质。

小说就这样全面展开。是谁设下了埋伏？疑点渐渐指向一个白人至上主义团伙，也就是同一伙人策划了数年前里士满绑架人质事件，可真的是他们吗？为什么韦布会停住脚步，是什么力量使他止步不前？心理医生也在展开自己的调查，探测韦布的心灵深处：他的父亲、母亲、继父，他的童年。

两个调查交织着，一个是外在的案件侦察，一个是内在的心理分析。二者互相影响，共同将小说带向高潮。这是这部小说最突出的特点。

在情节性的小说中，外在冲突是最常见的。一个人物的某种行动，引起相应后果，这一后果又触发另外一个行动。行动环环相扣，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第一块骨牌碰倒，长串骨牌便一个接一个倒下，最后一张牌翻倒，结束。在小说中，一连串行动引起最后一个大行动，高潮，矛盾解决，结束。以武松打虎这个故事为例，喝酒——醉——不顾后果上山——遇虎——杀虎，每一个行动都有相应后果，小说于是展开。

这里所说的外在冲突并不完全排斥心理因素。和其他类型的小说一样，优秀的情节小说必然涉及人物内心，哪怕只是偶尔涉及。只不过，情节小说中，情节发展的契机是外部冲突，小说的着重点也放在描写这些外部冲突上。

纯以心理活动推动情节发展的小说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才出现，卡夫卡、普鲁斯特可称为最早的一批巨匠。这类小说到二十世纪便蔚为大观。通俗小说，由于它对读者、市场考虑较多，所以一

直没有出现较大的纯心理流派。读者们喜欢肌肉发达的英雄们格斗枪战,不喜欢看到苍白瘦弱的主人公,睁着诗人的眼睛,絮絮叨叨诉说他某年某月某日吃过一块小甜点心。但谁也不能说作家们不注意弗洛伊德,他们尤其喜爱弗洛伊德学说中关于梦和潜意识的阐释。外在行动受潜意识支配,内外结合,这两者天生是一体的。作家们眼前出现一片广阔天地。

普鲁斯特回忆的是早已消逝的过去。对他而言,过去是实实在在的实体,当前是没有意义的影子。而韦布·伦敦活在现在,他是个积极行动的人,他的目的是查清队友被害的真相。现在才是有意义的,他宁肯忘记过去。可是过去死死纠缠着他不放,笼罩着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当前的一举一动。当前的调查要取得成果,必须澄清过去的一切。正是在这里,过去和现在交汇。

对当前事件的调查主要是传统的外在行动:韦布·伦敦东奔西走,遇上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冲突、行动,以此推动情节发展。而对过去的调查走的则是一条以心理活动为主的路线。如果说外在行动是动态的,那么,心理活动相对而言则是静态的。但静态不等于疲软消极,而是充满张力,又与动态的外在调查互相穿插。用这种手法,作者有效地避免了以心理活动为主线的小说常见的拖沓沉闷之弊。以行动写当前,以心理活动写过去,双管齐下,人物随之凸现纸面,成为有血有肉的立体化人物。

韦布·伦敦这个人物出场时,我们看到的是当前的他:勇敢的突击队员,经验丰富。他勇敢,果断,敢于深入险境消灭火力点,准确地判断形势,救出凯文·韦斯特布鲁克。可随着情节发展,他极力要忘却(事实上已经部分忘掉了)的过去伸出手,抓住他。于是强悍的外表出现裂缝,他的另一面渐渐浮现出来。我们看到他在去世的母亲的屋子里惊慌失措,犹疑不定;在心理诊所不敢直面问题,回避躲闪。硬汉子露出了软肋,这个人物的形象丰满起来。小说的最后,对过去的调查成功地影响了现在的调查,水落石出,韦

布也终于下定决心，直面自己的过去。

为了进一步丰富过去与现在这个主题，作者设置了另一个人物，格温·坎菲尔德。和韦布一样，她也被过去的噩梦所纠缠，过去淹没了现在，她的过去扼杀了她的现在。虽然最后醒悟过来，可是太晚了，悲剧已经酿成。

韦布的战友保罗·罗马诺也有自己的过去，父亲的失望、去世和临终遗言压迫着他，他用自己的方式和过去抗争。作者对这个方面并没有多作铺陈，只稍加点染，以使韦布与格温的经历更具普遍意义，同时对过去与现在这一主题做了有效的铺垫。

小说的结构基本上是传统的单线推进式。以韦布·伦敦为串场人物，以他的调查为主线，全书主要事件都由他触发，人物也由此引领出场。这种结构方式的好处是简洁、清晰，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读者自始至终跟着韦布走，兴趣盎然地跟着他解谜、追踪，不会被繁多的枝蔓弄得晕头转向。这种结构的弊端在于场面有限，不能反映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而且容易陷于单调。为了避免这种缺陷，作者聪明地设置了几条支线：兰德尔·科夫的调查、克莱尔·丹尼尔斯的调查、弗朗西斯·韦斯特布鲁克寻找兄弟。全书场面顿时开阔了许多。我们可以随韦布看到营救队、联邦调查局的内幕；在兰德尔·科夫身上又看到卧底特工的艰辛；克莱尔·丹尼尔斯告诉我们心理治疗的程序；最后还有弗朗西斯·韦斯特布鲁克在我们眼前展开贩毒黑帮的秘密，帮派内部的尔虞我诈，还有下层黑人的辛酸。对这一系列支线，作者显示了出色的控制能力，既能打开局面、吸引读者，又不过分铺张、干扰韦布·伦敦这条主线的发展。支线紧紧围绕主线展开，时时与主线交汇，然后又离开。分分合合，最后融入主线，形成全书的主线—支线结构。

除用主线—支线结构扩张场面之外，作者还大量采用“闪回”的手法，补叙插叙，大大丰富了作品内容。以小说第一章为例。这

一章内容很简单,就是韦布和小队战友接敌开战。但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插进许多内容,有韦布过去的经历(里士满事件、韦布的伤、当狙击手等)、他的战友,也介绍了行动目标、突击队的常规战术、武器等等,使我们对这个人物、他所处的环境有所了解。突击队接敌,这句话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就在眼前的、可触摸的具体事件。

“闪回”是西方现代通俗小说运用得很广泛的一种技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种技巧做了一点改进,可以称之为层层涂抹。如里士满事件,当第一次提到时,只简单地一笔带过,让读者有点印象。后文多次提及,几次重点陈述。在战友葬礼后,详细叙述受伤经过。在克莱尔诊所里再叙述一遍,最后又在与格温交谈中重述。每一次叙述着重点都不同。第一次,读者只知道韦布在里士满受过伤,第二次的重点放在受伤原因(援助战友)上,第三次放在伤势和恢复上,最后一次的重点是讲述人质大卫·坎菲尔德的被害经过。通过这样多次涂抹,这个事件浓墨重彩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通俗小说常常设置英雄美人的线索,这部小说也不例外。但这个俗套在作者笔下颇有些新意——作者始终没有直接明确地描写英雄和美人的爱情。明白写出来已经写滥了,不会引起读者多大兴趣,不直接写出来,只不时暗示几句,反而形成某种张力,更能吸引读者。引而不发,比离弦之箭更有悬念。还有,作者为主人公安排了两位女主角,一位善良美人克莱尔,一位邪恶美人格温。笔下对前者的爱情暗示更多一些,更注意精神一面。对后者则更偏重欲的一面,爱恨情仇交织,感染力更强于善良美人。

西方通俗小说作者在创作之前常常做大量调查研究,对笔下所涉及的行业、事件做到了然于心,在作品中也大量插入这些研究资料,使读者读后对这一领域有较深入的了解。本书作者也秉承这一传统,强调细节真实,连突击队员使用的武器这种极小的细节都不放过,一一详细叙述,以突出真实性。读者一览之后,不仅得

到阅读小说的快乐,对国外特种部队、联邦调查局这些领域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当然,尽善尽美的作品是极少见的。大师作品都难免白璧微瑕,何况这类面向市场的通俗作品。我认为这部小说最大的缺陷在结尾部分。冲突到这里已经完全展开,这时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收束,即所谓猪肚豹尾。可惜作者到这里好像笔力已尽,只能把前面的伏笔一一交待,仓促收尾。王蒙开玩笑地把长篇小说创作称为体力劳动,很多作家也有类似表述。凭空造出一座数十万字的巨厦,这种劳动对作者的体力精力是极大的考验,很多作者到了创作的终点都筋疲力尽难以为继,我想善良的读者也不会过分苛求吧。

1

韦布·伦敦手握一枝 SR75 半自动步枪，这是一位非凡的枪匠为他特别改制的。这枝 SR75 可不单能伤人，还能把皮肉骨骼炸个粉碎。没有这杆霸王枪韦布绝不出门，他的生活中充满暴力。时刻准备杀人，高效率地杀人，不出差错。要是出了差错杀错人，老天呀，他还不如干脆自己挨了那颗子弹，省得以后大吃苦头。韦布每天挣面包的途径就是这么复杂。不能说他热爱这份工作，但他干这个确实很出色。

他这一生中，只要醒着，几乎时刻都有一枝枪牢牢焊在手心里，虽说这样，韦布却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武器当个什么东西宠着的人。他从来没有管一把手枪叫自己的朋友，也没有给它起个漂亮名字。武器是韦布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枪就像野兽，不会轻易被驯服。就算是经过训练的执法人员十发也有八发失手，什么都打不中。对韦布来说，这可绝对不行——等于自杀。他有很多特别素质，寻死可不是其中之一。想找机会杀了他的人很多，有一回他们差一点就得手了。

大约五年前，在一所学校的体育馆，足有一两升血从他身上溅出来，洒在横七竖八躺着已死或将死的人的地板上。他居然战胜了伤势，连照顾他的医生都惊奇不已。从那以后他就带上了这枝 SR，不用战友们都使的冲锋枪。这枝枪样子像 M16，枪膛内装着一颗.308 大口径子弹。你要想把谁吓软的话，选这枝枪绝对没错。SR 让所有人都想做你的朋友。

透过雪佛兰郊区居民^① 熏黑的车窗，韦布观察着街角流动的每一簇人群、潜在暗巷里的可疑分子。车开进敌对区，韦布的视线回到街上，他知道这里每一辆车都可能是伪装的机枪车。他搜寻游移的眼神、点头或指头偷偷按动手机按钮的动作，这些举止都可能含有恶意，企图大大不利于他韦布·伦敦。

郊区居民转过街角停下。韦布看了一眼跟他挤在一块的其他六个人。他知道他们和他想着同一件事：冲出去，动作迅速，干净利落，占领阵地，控制开火区。诸多因素中没有恐惧的立足之地，不过紧张，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高浓度肾上腺素不是朋友，实际上，它能轻而易举送掉他的命。

郊区居民发动了，驶过另一个拐角停下。这是最后一次，韦布知道。泰迪·赖纳打破无线电静默，用耳塞式麦克风呼叫：“C小队呼叫中心，请求批准行动，要求向黄区移动。”

韦布的麦克风里传来中心——战术行动中心——的简洁回答：“收到，C1，待命。”在韦布的世界里，黄区是最后一个隐蔽待命地点，绿区是关键点，是见分晓的时刻：突破口。一片圣地在相对安全舒适的黄区和见分晓的绿区之间展开，越过这块地方可是件大事，同时充满变数。“批准行动”——韦布把这几个字对自己又说了一遍，这个说法真不错，从别人那儿要声“行啊”，必要时可以开枪杀人，好像只是要求老板同意你把一辆二手轿车的价钱再杀下去几块。无线电静默再次打破，中心发话：“中心呼叫各小队：批准行动，同意向黄区移动。”

非常感谢，中心。韦布朝郊区居民的货舱门挪近了些。他是尖兵，罗杰·麦克兰殿后，蒂姆·戴维斯是爆破手，赖纳是小队长。大个子卡尔·普卢默和另外两名突击手卢·帕特森、丹尼·加西亚各就各位，配备着 MP-5 机枪、闪光霹雳弹和 .45 口径手枪，他们还

^①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一款汽车。

像武器一样披挂着沉着冷静的外表。车门一旦打开，他们便会跃出，散开前进，向四面八方搜寻潜在威胁。移动时脚趾先着地，接着才是脚跟，膝盖弯曲，开火时可以缓冲后座力。韦布的面罩缩小了他的视界，只能看到一小块地方。从这时起手语就足够了，子弹飞来时你总会有点嘴巴发干。韦布工作时从不喜欢多话。

他看见丹尼·加西亚画了个十字，每一次他都这么做。雪佛兰车门大开前，韦布说道：“丹尼伙计，上帝机灵极了，他才不会上这儿来哩。这儿只有咱们自己。”每次丹尼画十字他总这么说，像是笑话，可他并没开玩笑。

五秒钟后，货舱门猛地打开，小队一拥而出。这里距零点位置太远了。通常他们喜欢直接驶进目的地，再用上2×4炸药，敲敲门——砰！不过这个地方后勤问题有点棘手，废旧汽车、扔掉的冰箱，还有其他大杂物，刚巧堵住了通向目标的道路。

无线电静默重又打破，X小队的狙击手呼叫。前面小巷里有人，X小队报告，不过不是韦布搜寻的团伙。至少狙击手觉得不是。韦布和他的C小队一齐抬起身来，猛冲进小巷。他们的伙伴，H小队的七名成员早些时候已经乘一辆郊区居民赶到街区另一头，准备从目标左后方发动攻击。计划是让C小队与H小队在交战区域中部某个地点会合，好像邻居碰面一样。

他们冲向狙击手刚才标定的那伙人：一群运毒贩毒的黑人、拉丁人与亚洲人。显然，毒品亢奋加上简简单单的现钱现货交易前景消除了一切种族、教养、肤色和政治关系等等麻烦事儿。

面对C小队骇人的壁立枪林与凯夫拉尔防弹衣，瘾君子们齐声跪地告饶：别杀他们，别抓他们，只有一人例外。韦布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站着不动的年轻人身上——头上扎了块表明忠于某个帮派的红色包头，腰细得像根牙签，肩膀却宽得像杠铃。破破烂烂的运动短裤在屁股下头晃荡着，肌肉发达的上身歪歪斜斜绷着件紧身背心，一脸轻蔑傲慢，好像在说：我比你机灵，比你横，肯定活

得比你长。韦布不得不承认，这小子一身破烂，还挺神气。

只花三十秒钟便查清了，除包头小子外其他人全都已经晕头转向不知东南西北，所有瘾君子都没带枪——也没有可以向目标通风报信的手机。包头小子倒有一把刀，可用刀子对付凯夫拉尔防弹衣和冲锋枪没什么便宜好捡。小队让他留着那把刀，当小队重新上路时，卡尔·普卢默面朝那伙人倒退着跑，他的MP-5指着那个在小巷里厮混的青年商人，以防万一。

包头小子竟喊着韦布，说是欣赏韦布的步枪，想把它买下来。他会出个好价钱，他在韦布身后嚷嚷，接着又说要用那把枪把韦布和其他人统统打死。哈——哈！韦布扫了一眼屋顶，他知道那里部署着W小队和X小队的队员，早已各就射位，子弹上膛，致命的准星瞄准着这群熊包的脑干。狙击手是韦布最好的朋友。他们的工作方法他知道得一清二楚，多年来他也曾是其中一员。

韦布曾经一连数月伏在雾蒙蒙的沼泽地，讨厌的水蛇在身上爬来爬去，要不就是像楔子一样钉在狂风呼啸的寒山窄缝里，特制的枪托皮面紧贴面颊，他透过瞄准镜看着，为突击队提供掩护和情报。

韦布对头顶上的狙击手无声地说了句谢谢你们，接着朝小巷里跑去。

他们接下来只碰上一个孩子，大约只有九岁，连件衬衫都没穿，坐在一大块混凝土上，四周看不见一个成年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使气温至少降了华氏二十度，温度还在继续下降，可这个男孩居然没穿衬衣。他习惯性地将这个孩子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寻找武器。幸好什么都没发现，韦布可不想对孩子开枪。

孩子直视着他。不知怎么回事，小巷里居然还剩下一盏路灯没被敲掉，闪烁的弧形灯光清晰地勾勒出灯光下男孩的面庞。韦布注意到男孩瘦弱的身体，突出的肋骨两边是肩臂上一块块硬邦邦的肌肉，就像树在斫伤处长出皮茎一样。一条刀伤横过男孩前

额,左颊还有一个起皱的水疱样的洞。毫无疑问是一颗子弹留下的记号,韦布知道。

“咒你下地狱。”孩子用一种有气无力的声调说道,接着他笑起来,更准确地说,发出咯咯的干笑。男孩的话和笑声像敲钹一样在韦布脑子里回荡,他一点儿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居然连皮肤都刺痛震颤起来。像这种毫无希望的孩子他以前也见过,附近到处都是,尽管这样,韦布的脑子里还是想到了什么,他弄不大明白。或许他干这一行太久了。现在才开始想这些,真选了个好时候。

韦布·伦敦,宽肩膀,身高六英尺二,大多数人会说他是个大个子,不过通常人家的注意力一下子就集中到他的左半边脸上,或者说那半张脸剩下的部分上。韦布不得不勉强承认:真神了,瞧他们现在能把毁伤的皮肉骨骼重塑成什么样子。只要光线合适,也就是说,在差不多全无光线的时候,别人不大会注意到过去的坑坑洼洼、新绷起的脸颊和精心移植的骨头皮肤。真了不起,人人都这么说。人人,除了韦布。

小巷尽头,他们又一次停下脚步,全体蹲伏下来。韦布左边是泰迪·赖纳,通过摩托罗拉无线耳麦,赖纳联系上中心,报告他们C小队到达黄区,请求批准向绿区移动。绿区,即目标的“关键点”,在这儿不过是用个花哨名字称呼正门罢了。韦布一只手握着SR75,另一只手摸了摸低低挂在右腿边枪套里插着的特制.45口径手枪,还有一枝同样的手枪挂在陶瓷防弹衣上,那枝枪他也摸了摸。这是他的一套临战仪式。

韦布闭上双眼,预想下一分钟会出现的情形。他们会冲到门边,戴维斯在前,把他的炸药放在门中央,突击手们左手松松地握住闪光霰弹,冲锋枪打开保险,稳定的手指离开扳机一点儿,杀人时才会扣下。戴维斯会拔掉控制盒上的机械式保险,检查连接到冲击炸药的引爆线,寻找问题,希望一个也别发现。赖纳将向中心报告那几个恒定的字眼:“C小队到达绿区。”中心也总是用那一

句固定回答：“待命，由我控制。”这句台词总让韦布耿耿于怀：他们干的这种事，难道还有谁真能控制不成？

在他整个职业生涯里，韦布从未听到中心的倒计时数到头。倒数到二，狙击手们便会交战开火，一群.308同时响起来，那声音颇有点吵人。紧接着，不等中心数出“一”，冲击炸药便会炸响，高分贝的飓风会将你脑子里的念头都淹没掉。事实是，如果居然能听到中心倒数完毕，你就有大麻烦了，它意味着冲击炸药没有爆炸，那样开工才真叫糟糕透顶。

门一被炸开，韦布和他的队友便会冲向目标，投掷闪光霰弹。这件装备的名字取得很巧，“闪光”使任何看见它的人暂时失明，“霹雳”会震破没有保护的耳膜。要碰上锁着的门，他们马上就能叫它乖乖打开：戴维斯会拿霰弹枪不大礼貌地敲敲门，或者用粘贴炸药，模样像条车胎皮，里面有C4炸药，绝没有什么门顶得住。他们会按精熟的套路行事，协调运用双手与武器，准确射击，像调动棋子一样思考问题。互相联系依靠触觉手势。攻打热点，确定人质位置，把他们弄出去，要快，要活的。有一件事你根本不大会想到，那就是死。

根据可靠情报，他们要攻打的建筑里有一个以首都为大本营的毒品集团的整个财务部门。今晚这一网里估计有会计和统计员，对政府来说他们是宝贵的证人，如果韦布和他的战友们能把这些人活着带出来的话。这样一来，政府可以从各个方面对那些大头目提出刑事指控，还有民事指控。哪怕是毒品大王也害怕国内收入署的全面进攻，很少有毒枭向山姆大叔上税嘛。正因为这个缘故才召来韦布的小队，他们擅长杀掉那些该死的人，抓活口的本事也厉害得要命，至少要让这些家伙活到手按《圣经》，作证把某些大坏蛋关上很长时间。

中心的指令传来时，倒计时就会开始：“五，四，三，二……”

韦布睁开双眼，镇定下来。他准备好了。心跳六十四，不用

测,韦布就是知道。好吧伙计,金矿就在前头,冲上去,拿下来。耳机里再次传来中心的声音,批准冲向正门。

正是在这一刻,韦布·伦敦僵住了。他的队友从隐蔽地一跃而起直扑绿区——关键点。但是韦布没有。他的胳膊和腿好像不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那种感觉正如熟睡时肢体压在身子底下,醒来后觉得所有循环系统都退出了那部分肢体一样。不像是恐惧或者怯阵,韦布干这种事的时间太长了。尽管这样,他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C小队向前奔去。前面的院子事先被确定为到达关键点前的最后一个高危地段,所以小队进一步加快了冲击速度,同时向四方搜寻最细微的抵抗迹象。看样子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韦布没和他们在一起。他汗如雨下,全身每一块肌肉都拼命反抗把他定住不动的不知什么东西,韦布挣扎着慢慢直起身,颤抖着向前迈出几步。他的双臂双脚好像灌满了铅,身体火热,头痛欲裂,蹒跚着又朝前迈出一点,挣扎着来到院子里,接着,他脸朝下摔倒在地——队友们离他越来越远了。

他抬头一看,正看见C小队飞奔向前——目标已在他们视线中,好像恳请他们上前攻打。还有五秒钟小队就要攻击目标。这几秒钟将永远改变韦布的生活。

2

泰迪·赖纳第一个倒下。倒下用了两秒钟,第一秒钟时他已经死了。另一边的卡尔·普卢默像被巨人用大斧砍翻似的倒下。韦布无助地看着密集的重机枪子弹上下飞舞,打在凯夫拉尔防弹衣

上,打在人身。接着,什么都没有了。好人不该像这样死,一声不出便静静死去。

机枪开火前韦布已经倒下了,步枪压在身下。他喘不过气来,防弹衣和武器像把他的横膈膜压扁了似的。面罩上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那是泰迪·赖纳的部分残躯,一颗大得吓人的子弹把他的护甲炸出一个巴掌大的洞,崩掉了一部分身体,把这块血肉甩回韦布躺着的地方。牺牲的C小队的最后部分落到惟一活着的人身上,真像是讽刺。

韦布仍然觉得瘫软,肢体对大脑要求行动的呼唤全无反应。三十七岁就中风了吗?突然间,枪声好像使他的头脑清醒过来,胳膊和腿终于又有了感觉。他摸索着扯下面罩,翻了个身,脊背朝下,深吸一口污浊的空气,宽慰地大喊起来。韦布仰面朝天,他能看见闪电刺破天空,枪声中却听不见隆隆的闷雷。

他没抬起手,而是向下摸着腰带,打开一只侧袋上的带子,拉出他的热成像器。即使在一片漆黑的夜晚,热成像器也能通过测定任何物体都具有的内部热像,重现肉眼不可见的世界。

连用热成像器也看不见,不过韦布能清楚地感觉到子弹飞过的气流痕迹,弹雨交织,从他头顶嗖嗖掠过。他还发现密集火力分别来自两个方向:正前方的屋子和紧靠右面的一幢废弃建筑。他用热成像器观察后者,除了碎成锯齿状的窗玻璃外什么都看不见。就在这时,他发现了些东西,身体绷得更紧了:各扇破碎的窗户后面,枪口在同一时间喷出火舌,条条火舌在射孔中横移,停顿几秒钟,再朝反方向横扫回来。枪管做着同样的动作,虽然他看不见,但知道它们就在那里,画着严密控制的火力弧线。

新一轮火力刚刚开始,韦布一个滚翻,脸朝下卧倒,从热成像器里盯住原来那幢目标建筑。这幢建筑底层同样也有一排窗户,同样的枪焰,同样步调一致的弧形运动。现在韦布分辨得出机枪长长的枪管,在热成像器里,喷吐了大量子弹的机枪轮廓呈炽热的